

賈太傅新書



新書卷第六

禮

梁太傅賈誼撰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公弗
 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
 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臭剽恐當之位則父子
 不別六尺之與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
 之室六尺之與處無禮即上下踏逆父子悖亂

而况其大者乎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強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

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故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彊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爲主人禮也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惠則不屬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

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
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
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
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
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
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
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者可以義矣故其嘆
之也長曰于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

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故饗飲之禮先
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羞穀膳下浹而樂入始
奏觴不下徧君不賞羞穀不下浹上不舉樂故
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
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蔚藏掩陳
時發則載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
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

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
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
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
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飢饉然後天子
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鍾鼓之縣
可使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飢人主不
殮國有凍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
歲凶穀不登臺扉榭徹于侯馬不食穀馳道不

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
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
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子祐胥者相也祐大
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
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
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
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
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射不祭獸不田獵獺不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祭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赦之祝

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雉而不逮不出植羅
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出林昆蟲不螫不以火
田不麇音迷不卵不剝胎不夭魚肉不入廟門
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則物莫多湯曰昔蛛蝥音牙作罟不高順不用
命者寧丁我網其憚害物也如是詩曰王在靈
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皦皦王在靈沼於
仞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以在魚鼈禽獸猶得

網今之人循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

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澤及鳥獸矣四

其所况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
方理得矣逮至德溼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徹
地富煇音因烟物時孰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
攫齧搏拏之獸鮮毒蟲音郝行毒音郝猛妨音郝之虫密
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容經連語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諭
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惟然愠然精以厲喪紀之

行 弘治本皆不另

志溲然懋然憂以歘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
志色之淫淫也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
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福然
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物音幽然懾然若不還

容淫淫也

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汙音留平衡祭祀之視
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汙

音留垂網是淫淫也

言有四術言敬以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
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
之言也固音固願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
寸端面攝纓

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磬曰共立因
以磬哲曰肅立因以垂佩曰早立

立容也

坐以經立之肱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衛曰經坐
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
內曰肅坐廢首依肘曰卑坐

坐容也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上下
身似不則從然而任

行容也

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有狀若平
足如射箭

趨容也

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條

其固復也旋如濯絲

跔旋之容也

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
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

跪容也

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
以舉項衡以下寧遠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

拜容也

拜而未起

伏容也

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
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

坐車之容也

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

臂詘存劍之締欲顧顧不過轂小禮

據中禮式大禮下

立車之容也

禮介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

反抑式以應武容也

兵車之容也

若夫立而拔坐而踞

音偏體怠懈志

驕傲趨視

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

不順皆禁也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

音碾踐也小

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踈大節焉業大道

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

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

謹於所近乎詩曰芄芃棫樸薪之禋

音又燎

之

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

以行佩玉也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衝耳捍珠以

細其間瑇瑁以頽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
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
曰和則敬故詩曰和鳴雍雍萬福攸同言動以
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
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
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爲之
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

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
能宗揖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
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
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
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贛由其家來
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
親母乃不寧乎敢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

恙乎曳杖倍而下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
之倨備兩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
尊卑別踈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
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
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沉乎明王執中履
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
則施威之與德文若繆糾纏纏且畏且懷君道正矣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
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
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茲龍乎能與細細能
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
能幽能章故聖人者在小不實在大不宛狎而
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惰卒不妄饒裕不羸
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
古之為路輿也蓋園以象天二十八擦以象列

宿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
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觀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頽
此輿教之道也人主大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
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故師傳之道既美其施
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
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
聖人之化也

春秋連語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聞也謹而行其誅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忍蛭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

之視聽不可謂不察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
而樂軒者繡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群臣
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蝶矣衛君垂
淚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
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為君戰矣我
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
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
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偽故民順附而臣下

為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
甚矣人主之為人主也舉錯而不償者杖賢也
今倍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償什也不亦宜乎
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
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毋敢以粟於是
倉母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糝吏以請
曰糝食鴈為無費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而易

一石糶以糶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
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噉牛而耕曝背而耘苦
勤而不敢墮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
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
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
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乎為苟食
鄒之糶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
於吾何擇鄒民間之皆知其私積之公家為一

體也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
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
者弗蓄節於身而弗衆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
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燕之行食不衆味
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
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
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
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

於雛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
讎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春菜者不
相杵婦女扶珠璣大夫釋珉軒琴瑟無音耆年
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
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宋康王時有爵
生鷓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伯於
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之地乃

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嘗地伐社稷而焚
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
棺以視有勇剖偃之背斫朝涉之脛國人大駭
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郕侯之
館遂得而死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福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
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
見妖則凌之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

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天戒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齊伯而請於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脩以咎百姓吾罪四齊肅不莊棗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道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

脩政居三日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為福也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為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為用之不勸也

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
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
尹殺之西河爲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
亦羞乎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
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燕君使復召公之職
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
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
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

人恐後世之以寡人能存燕而朝之也乃下車
而令燕君還車乃剖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
爲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
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德扶輿天子莫不勸
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
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
下陞視群臣陳履狀善者因行殘敗而去諸侯
聞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棄也

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吾已理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新書卷第六終

新書卷第七

先醒連語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然怵怵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迺學道理矣故未

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辟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教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衰微天子失制矣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

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群臣

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
恐亡有也自莫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
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
從諸侯戚然憂恐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
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
此先醒也

吾朝臣千人發政
舉史無不曰吾君
聖者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
以存亡亡矣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

麗者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此吾困宜矣於
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鮫晝學道而夕講之
二年美聞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謚為
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
昔者號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
躋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號人不守號君出走
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吾飢
而欲食御進腹脯梁榘號君喜曰何給也御曰

儲之久矣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號亡號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爲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號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號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耶

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自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痺連語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無神而逆人

則天必敗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
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
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
而不崩明不若舉天地以成名於是紆身而不過
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而安之說其謀果其
舉反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
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
天下服而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

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
十萬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
鍾捷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
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此矣子胥發
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
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樓之會稽越王之
窮至乎喫山草飲膾水易子而食於是履屨戴
璧號嗙告母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

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愠
好亂勝而無禮谿微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
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
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
言信割白馬而為犧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
妾大夫為臣百世名寶因間官為積孤身為關
內諸侯世為忠臣吳王不忍縮師與成還謀而
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既得成稱善

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
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客臺握而掩敗
則犬群嗥而入淵彘衡道而適奧燕雀剖而虻
蛇生食蘆道而蛭日浴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
事之不可為也何籠而自投水自扶而珥東門
身鷓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辜禍至
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邦剽夫差兼吳
而拊闔閭事濟功成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

種繁領謝室渠如處車裂面泉自此之後勾踐
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爲
廣虛幽間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
之乎若順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
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
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
慎也

諭誠連語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
自四方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噫盡之矣非桀其
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祝之曰蛛螫
作網今之脩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
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士民間之曰湯德
之及於禽獸矣而况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饉
時酒二醕重裘而立猶惛然有寒氣將柰我元

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
之粟以賑飢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諸
當房之賜者請還罪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十徙
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決背而
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
曰王何曾惜一跣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貪貧豈愛
一跣屨哉思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

相棄者

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禱
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
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
以五大夫文王曰禮吾夢中已許之矣柰何其倍
之也士民間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不倍禱骨
况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豫讓事中之君
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從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

伯豫讓劑面而變容吞炭而為啞乞其妻所而
妻弗識乃伏刺襄子正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
不甘味一夕而三易卧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
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讎何無可耻之甚也今
必碎身縻軀以為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
我事中之君與惟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
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及智伯分吾服衣餽吾
以帛實舉被而為禮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

報之大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
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陞三索茆茨弗剪采
搯弗刮且翟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大佚翟國
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君道 連語

紂作桎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桎之文
王桎桎于姜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
定令殷之民投撒桎桎而流之於河民輸桎者

使者以下乃退讓
篇末文前奪百
九十三字

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鬻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措况乎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已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効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令近規之民聞之者

麇畏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皞皞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况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去

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銘而反脩之於已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已而君道備矣

退讓連語

昔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田竄而稀灌其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瓜宋就曰是搆怨名禍之道也令人竊為楚亭夜灌其瓜令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已灌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為也楚令大悅因以聞楚王王曰此梁之陰讓

新書卷第七終

也乃謝以幣而請交於梁王翟王使至楚王許使者以章華之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

新書卷第八

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吏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

知足以為礪礪行足以為輔助仁足以訪議明

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

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不阿私託者大臣也脩身正行不恣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恣於朝廷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

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

柔色偃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

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

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
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
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清朝而侍
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樂聲技藝之人不
竝見大臣奏事則作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
不竝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
不襍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
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

樂則廝役從清門治聽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
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
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
也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
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
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問勞寬狃之知智者

獨何與然則舜儷俛而加志我儷優而弗省耳
天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
掩鼻當試傳白騰黑揄鉞陂榘芒若蚩虱視益
口笑佳能集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
能無怵憚養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
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
榮跌醜味聖道之忘乎已故步涉山川音蠶音買楚
棘彌道千餘百合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過老聃

噩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
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
生後世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
避榮跌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
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夫降
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
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
謂也對曰道者所道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
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諸
也術也者所以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
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義而居無
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
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正而清虛
而靜令名自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

豐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
之接物也

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

主仁而境內知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
而境內理矣故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
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
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矣人主公而境內服矣
故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則其士
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

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
威立教順則必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
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
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則必謹於言則
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也者其為原無屈
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術
也 曰請問品善之体何如對曰親愛利子
謂之慈反慈為囂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

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倍心省恤人謂之惠
反惠為凶讎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鬻律弟愛兄
謂之悌反悌為敖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媠
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慢慢言行抱謂之貞反
貞為偽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慢表理不辟
謂之端反端為跂跛作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
為險行善决莖謂之清反清為魴湯辭利刻謙謂
之廉反廉為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

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
度為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
謂之慈反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汰
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放理索靜謂之行
反行為污功遂自却謂之退反退為戰厚人自
薄謂之讓反讓為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
戾行克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悖剛柔得道謂之
和反和為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齟襍優

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為阨色衆容易謂之裕反
裕為褊欣懽可安謂之媪反媪為驚安柔不苛
謂之良反良為齧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
襲當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廣較音自歛謂之
儉反儉為侈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啣銀
五恨勉善謂之慎反慎為怠忠惡勿道謂之戒
反戒為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為愚亟見究
察謂之慧反慧為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

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過謂之
順反順為逆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志
審道謂之倜反倜為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
為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為訥纖微皆審謂
之察反察為旄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困胡
切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為輒仁義脩立謂之
任反任為欺伏羲誠必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
不恐謂之勇反勇為怯信理遂悞音謂之敢反

敢為拚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為殆克行遂節
謂之必反必為怛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
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行道者
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六術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
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
之內是以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為內度內度成

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汙音而外遂外遂
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
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聖之行行和
則樂與樂則六此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
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脩六行則亦可以
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細微難識唯先王
能審之凡人弗能自志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
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為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

之訓道入之情以之為真是故內六法外體六
行以與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
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
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
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為六藝
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為度聲音之道以六為首
以陰陽之節為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為陰
陽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當一

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
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
之清聲而內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
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
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
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以六為法人
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
弟又有子子為從父而為昆弟故為從父從父

父昆弟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
祖而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
從祖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又有子從曾祖
而昆弟故為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為
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
世別離分為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
故六為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
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為昭穆三廟

以禁其亂何謂三廟上室為昭中室為穆下室
為孫嗣令子各有其次上下更居三廟以別親
踈有制喪服稱親踈以為重輕親者重踈者輕
故復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緦麻備六各服其
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生之所以禁亂也數
度之道以六為法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數度
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
毫以為度始十毫為髮十髮為釐十釐為分十

分為寸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事
用也事之以六為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
尺以効事之盡以六為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
之節可謂天地六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
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人象
德者獨玉也寫德體六理盡於見玉也各有狀

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居如
竊膏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
滌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礪乎堅哉謂之命此
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理生理通之
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得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
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曉神生變而通之以化
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
美何謂六美有德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密此

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
美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
密者德之高也六德六美德之所以生陰陽天
地人與萬物也固為所生法記故曰道此之謂
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
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
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
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

鬼神爲此福者也傳學辯議爲此辭者也道
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
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監以道之神搯
貫物形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爲先故謂之鑑鑑
者所以能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爲目
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爲目目成也形乃從
是以人又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
若濡無毳穢襟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

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
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倨然濁而始形
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生有
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
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水疑而變變及
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
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
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雖狀性者道德

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一氣明其潤
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
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
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
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
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
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
故曰若樂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以之化明者神

氣在內則無光而爲知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
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
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
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
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
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粲然有定矣不可得辭
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
性形神明命因載於物形故粲堅謂之命命生

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爲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行仁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

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物畜養養其不仰恃德此德之高而勿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謂之道行此謂之行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

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 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今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

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而與弗循而
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
事之合德之理之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爲來
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理
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
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
則謹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謂樂者也能
脩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

而人心以爲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其犧牲俎
豆粢盛齊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
鬼神爲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
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爲辭語以明
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人之後世辯議以
審察之以轉於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受傳學
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議曰傳學辯議
爲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知微細難識夫

王者真德易也六理在六明而易見也是以舉
玉以諭物之所愛於德者與玉一體也

新書卷第八終

新書卷第九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
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為民威侮
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聞之於
政也民無不為命也國以為命君以為命吏以
為命故國以民為存亡君以民為育明吏以民
為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為命也聞之於政也

民無不為功也故國以為功君以為功吏以為功國以為民為興壞君以民為強弱吏以民為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聞之於政曰民無不為力也故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以為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

矣故其民之為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可止敵入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而懼必走退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蓄與細也非粹在天也又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行之善也粹以為福已矣嗚呼戒之戒之行之惡也粹以為蓄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攻焉被天之蓄則亦毋怨天矣行自為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

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
蓄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
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
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
而不改謂之惑故狂夫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
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者
自爲分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
而改之如讎然後禍蓄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

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
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
則附之與已則此無有毋罪而見誅毋有有功
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慎焉故古
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
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
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
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

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
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為非則
諫而止之以道紀之下為非則矜而恕之道而
赦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
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 人臣
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
則獻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為人臣者功
君理之故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

民為罪故君以知賢為明吏以愛民為忠故臣
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
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
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呼戒之哉行道不能
窮困及之失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
可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
肖之別也故是以知者慎言慎行以為身福愚
者易言易行以為身菑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

後行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
者在人此福蓄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
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
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
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戒之後民以相罵也
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
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
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

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
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
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
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
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
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
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
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適也嗚呼戒之哉與民爲

敵者民必慎之 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
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
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
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
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
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為人君者其出令也
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
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失其然協

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為惡於此
則嗚呼然協民皆為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
故是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民者曰戒慎
一日則士民亦曰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
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
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聖人也者賢智
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
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

後崩士民猶以為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為大父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國必興矣故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

罪者宜為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休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

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以偽不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 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

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闕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位上則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永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

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
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
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
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民也而
為治故湯以桀之亂為治武王以紂之^比率為
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
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
也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則民必能為

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
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
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
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
之為言也^萌也^萌之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
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
其意而為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
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

忠臣飭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
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
之見歸而譽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
與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
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
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而愛焉故十人愛之有
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
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

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鄉相焉夫民
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
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
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
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
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
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
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

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
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
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
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
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交惠民之道不
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
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故
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也

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
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
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
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爲表也言之然
後知其間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
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
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君
必擇其臣而必擇其所與故察明者賢乎人之

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
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
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
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爲之行之也故愛人
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
之其禮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
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君
子不得民而不能稱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

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言者謂之用能言而能
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
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社
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
所政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
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
故君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出
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吏之爲言

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爲非而不敢諫
下爲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
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
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
嗚呼悲哉君者群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
此國素亡也

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

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譎音博者惟其道矣故
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
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
之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
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
以爲虛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
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
綠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居中

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矣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道者之辭而與為已緣巧者之事而學

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

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故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還而彊於行而留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

下故見謂仁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歸樂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詳取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為忠必服之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

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士朝則
問於士曰諸侯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其聞寡人
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殘道也戒
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
也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
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襲河而導之九牧鑿
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
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

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
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為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
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
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
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
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
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

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
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
而君子慎與分傳與然後細可必細蓄可必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
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
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
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
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

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
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
萬姓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
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
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
治安之政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
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
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於其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曠曠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

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

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
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
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
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
獄斷治刑仁於治刑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
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
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
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為可也周武王曰

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
必勝乎而攻有必得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
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
於身而信於輿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
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興之以敬然
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興之
以義然後能之以勝也凡有攻之者必結之以

約而論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
固之以和而論之以愛然後能有有也周武王
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音一一人

有之萬民藂藂音藂草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

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

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

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

難常而易忘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

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六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

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寡

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柰何粥子

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

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

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

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

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喻愛也故忠信行於民而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間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

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
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
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
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
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
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
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

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
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
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
而民不私相閉閼闕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
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臣
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
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
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

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
民無天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得
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
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得四
生矣故聖人在上則使盈境內賢良以禁邪惡
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
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新書卷第九終

新書卷第十

禮容語下雜事

魯叔孫昭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
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非哀
所也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
聞之哀樂而哀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
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
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

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間一月叔孫婁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
儉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
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
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爲臣周其復
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其莫若敬居莫若儉德
莫若讓事莫若資資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
器無重雕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

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資
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
居儉動敬禮讓事資資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
不興乎夫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
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謚
謚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
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
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

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
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
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
各遵其道故曰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武王之德
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謠謠文武之烈象九譯而
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
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
宥謚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

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
以佐王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
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
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郤錡郤犇郤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
加陵周單襄王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
單子其語犯郤犇見其語訐郤至見其語伐齊
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

其君與三郟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彊
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人意故也對曰
吾非諸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
郟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
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
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
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民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
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

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
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日以處義
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
慎也偏亡者有免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
可焉吾是以云夫郟氏晉侯之寵人也是族在
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郟伯
之語犯郟叔許郟季伐犯則凌人許則無人伐
則捨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

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顛思命不易哉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止日監在茲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有視我顛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必定志敬而怠人必棄之嗚

呼戒之哉

胎教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為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

各有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
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
以爲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十月
而就萋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
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
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音聲非禮樂則太師
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

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
而立洋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太宰曰滋味上某太
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
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
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
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
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
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

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母取天下母取於土母取於名山通谷母悖於鄉俗是故君子難知易諱也養隱

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妃后姓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謏獨處不倨雖怒不罵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繼之四賢傍之成王有智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

也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
殷亡闔閭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
越文公以晉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匡麗之宮威
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穆公以
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所君
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榘榘
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靈王五十而弑於沙
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稱為義主失管仲任豎刁而身死不葬為天
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
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
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
王反復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
佐俊士能成功立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
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
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

烙之刑而殷民徙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
至越王不遺類久處而吳人服以其所為順於人
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
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
知其然也管仲桓公之讐也鮑叔以為賢於桓
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
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
也管仲之所以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

於鮑叔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
瑕不肯而任事史鰌忠之數言蘧伯玉而不聽
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
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不能正君也生不能
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不置屍於北堂於禮足
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
易容而寤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
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已治史鰌之

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
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
狎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疾徒自是
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
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
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棲閔王於莒燕度
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
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

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
也明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
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其所安存則未有以異
何異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
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
此其厚也况當世存者乎其弗可失矣

立後義 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

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
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參
聖帝壇執禮辭命世子曰度大祖太宗與社稷
於子者參其命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
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
與社稷太史出以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命藏之
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
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夫執明則

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爲宰相而不姦爲
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
以力爭也今以爲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
恣父之所以此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
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開尊敬而不讓其道
莫經於此疾此致後復以驕長子如此則親戚
相愛也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
亦惟學王官國君室也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

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
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爲
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
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
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
當天下之散亂以強凌弱衆暴寡智治愚士卒
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
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

萬方諸侯爲天下辟與利除害寢天下之兵
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
美定功烈而施之於後世也故天下猶行弊世
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
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莫
死不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爲古
使結之也所以聞於後世也

傳雜事

梁太傅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
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
置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
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
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
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
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
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

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誼以
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
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尚黃
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
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
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
之屬尽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
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

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
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
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
也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棊
承嘉惠兮埃罪長沙不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
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烏
虜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
葺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

隨夷濶兮謂跖躄廉莫邪爲鈍兮鈇刀爲銛于
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
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
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諄曰已矣
國其莫吾知兮子獨一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
遊兮夫固自引而遠去龍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
潛以自珍偃螭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蝓
所貴聖之神德焉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

而羈兮豈云異乎太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
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可必懷此都
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
險微兮遙繒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
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螻
誼既為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
服似鴉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
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其辭

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
于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岬私怪其故發書占
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
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
其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
意合音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
當作臆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

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霸世斯游遂
成卒被五刑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
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
則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
大鈞播物塊土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
遲速有命烏失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
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
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音化為異

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
亡不可貪夫狗財列士狗名夸者死權品庶每
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
士繫俗僇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眾人惑
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
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
止縱軀委命不私於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
休澹乎若深淵之靚汎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

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芥何足以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詩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踈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

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今之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編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銜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

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等執數之於前因陳治
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
急使爲治勞智慮若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
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執道兵革不動民保
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襄息
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
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
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

與漢無極建久安之軌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
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
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
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
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
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
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
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

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
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
西鄉而擊手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
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
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
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
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
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

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能治

黃帝曰日中必昃

音衛

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

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膏肉之屬而抗到

工昂反切

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

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

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

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

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

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
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
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
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及室之執以豫席之也
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材之不逮
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
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
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

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
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
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
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
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
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
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有布衣
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

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
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
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陛
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
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
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
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龔是跡而動既
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阼之變未知所移明

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
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
理解也至於體音髀音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
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今諸侯王皆衆體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
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
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

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
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
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䟽而最忠非獨
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
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
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
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
子之勿殖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

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
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
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
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
分地地及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
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
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
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
無倍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
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
不生柴竒聞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
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
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
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僞身慮亡聊失今
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
瘡也又苦跋盭跋古蹠字盭古戾字
言足蹠反戾不可行元王之子
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
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

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
非徒病瘡也又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
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
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
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
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
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
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非豈讀曰倒懸而

已又類辟

足病音壁

且病癰

風病音肥

夫辟者一面病癰

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
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侯望烽燧不得卧將
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豈能治之而
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
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
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
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

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蓋之陛下何不試以臣
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條單于
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
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
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
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
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緣履
偏諸緣服度曰加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
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褻及標領者也古

謂之車馬裹其上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
爲乘車騎從之象

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
表薄紉之裏縫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
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秦
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
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
帝之身自衣早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
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胡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

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厲六國兼天下功成未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

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音竊戶之簾音寧音竊
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
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
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
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
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谷吏之

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
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
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大人
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管子曰
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
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
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
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爲

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
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
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
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
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
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
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
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

世而亡人性甚不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
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
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
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
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
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
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以德義師道之教訓
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

傳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提孩有
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
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
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
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
於齊不能不齊語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
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

所者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
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
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
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
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
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
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

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
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
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
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
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
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
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
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
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
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
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
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
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
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
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
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
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
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
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
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關於道術智
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
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
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
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
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
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
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

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
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
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
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
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
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
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

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
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
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
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
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
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
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
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

者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庸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主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

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

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
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
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
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
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
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皐不及大夫以其離主
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蹛其匆匆者有罰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

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皐不加其身者
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
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
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
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傷音棄市
之法然則堂不亡陞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
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
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

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
雖敝不以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
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
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
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司寇小吏詈罵而榜彭音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
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
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

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
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叢事中行
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
讓譽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
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
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
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
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

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耻

集詒

莫胡結反詒音
右謂無志分

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

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
因而挺之耳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
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
便於此群下至衆則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
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
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

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
曰簞簞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
穢曰惟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
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
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
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劔造請
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
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

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

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

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
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
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
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
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
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
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
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

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
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
彊敵爲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
塵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
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
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
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
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

毛而起以為不可故斡音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適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

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

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千移反以北著之河淮陽

包陳以南捷鉅偃反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

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

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

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甌今

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甌

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
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也
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
爲梁王北界秦山西至高陽得六縣四十餘城
徙城陽王喜爲淮陽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
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䟽
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
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

臯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
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
耳此人少壯豈能志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
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
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
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矣
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
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

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
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傳無狀常哭泣後歲
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二矣後四歲齊文王
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齊爲六國盡立
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
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
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

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
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
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此吉府重刊陸相本奪誤極多庚申十月余假烏程蔣氏藏明刊
黑口校勘一過明本每半葉九行十八字後有胡价跋似亦出潭州
本然字句往往與潭本異而與靈抱經校本所云別本合其退讓一篇
亦未闕佚乃明刊中最善本也國維記

新書卷第十終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各載史
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遷徙見之文詞磊
落相望今離騷經潭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
誠墜典也提學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
乃取櫝中所藏誼新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价既
承命竊考誼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
與是書不同要皆推輪於斯也蓋誼自長沙召
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奏疏論政事危言

謙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
有節崇廉恥之風後皆遵至有效一一如誼所
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
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
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傳長沙時所
爲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宜乎蓋非特足
以脩墜典之闕抑亦有補於世可見
先生之用意云顧遐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

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淳熙辛丑日南至門生
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太傅此書始刻於有宋程給事再刻於我
朝陸郡守三百年餘止得此二公者都憲黃公
所謂寡寡知賞之難誠是也竊以為知賞之難
者正坐以傳之之不廣焉耳何者以都憲公該
博之學且生長於太傅所嘗居之地必至登第
拜官後始得此書而讀之况他人乎況生長於
他方者又豈得而易見之乎審如是則四方之
學者不獨不之見而亦恐未之聞也我



賢王殿下於講讀

祖訓之餘取是書而觀之知其有益於天下國家
而慮其傳布之未廣乃命工重刻樂與四方
共之其嘉惠後學之心不其至也夫昔

正德乙亥秋八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

吉府右長史前山東按察僉事刑部署郎中

古燕楊節謹跋



